



全 家 福

老 舍

全 家 福
老 舍

作 家 出 版 社
一九六〇年·北京

作家出版社出版

(北京东总布胡同 22 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字第 057 号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售

*

字数 45,000 开本 787×1092 纸 $\frac{1}{32}$ 印张 2 $\frac{15}{16}$ 插页 6

1959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1960 年 7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
印数 0001 -4,000 册

人物表

- 諸所長 男，三十岁左右，黨員，某派出所所長。
- 平海燕 女，二十四岁，團員，民警。
- 劉超云 男，二十多岁，民警。
- 李珍桂 女，四十七八岁，街道上积极分子。王仁利之妻，李天祥的繼母，原名王桂珍。
- 李天祥 男，二十七岁，復員軍人。
- 王仁利 男，五十来岁，运输工人。王秀竹与王新英的父亲。
- 王仁德 男，四十多岁，仁利之弟，蓮花峰人民公社的炊事員。
- 王秀竹 女，二十五岁，工人。
- 王新英 男，二十岁，学生。
- 丁 宏 男，二十六岁，工人，秀竹的未婚夫。
- 沈維義 男，十九岁，新英的学友，團員。
- 林三嫂 女，三十岁，与李珍桂同院住。
- 井奶奶 女，八十岁，与李珍桂同院住。
- 于 壮 男，二十多岁，民警。
- 唐大哥 男，三十多岁，工人。
- 唐大嫂 女，三十岁，唐大哥之妻。



第一幕

第一場

时：一九五八年初春，早晨。

地：北京某胡同内。

人：

平海燕

王仁利

李珍桂

林三嫂

井奶奶

刘超云

諸所長

李天祥

幕启：某胡同的一株大树下，树叶刚出芽。平海燕立，
仁利王倚树而坐。

平海燕：怎样啦？大叔！

王仁利：行了，不要紧啦！

平海燕：我陪您到医院去看看吧？

王仁利：不用！不用！刚才我心里一陣鬧得慌，現在过

去了！好姑娘，好同志，甭管我啦！我再定定神，就可以去上班！

平海燕：那我可不放心！您要是不愿意上医院，我把你送回家去，然后打电话给您请半天假吧？

王仁利：别，别请假！工作正紧张，我哪能动不动就请假呢？（立）

平海燕：那么，我去给您找点开水，喝完再走？

王仁利：也不用，好同志！唉！同志，你知道吗，在解放前，我专受警察的气！

平海燕：您从前……

王仁利：卖力气吃饭，什么都干过，也蹬过三轮儿。哼，一想起当年的警察，再看看今天的警察，真，真是一言难尽！我受过多少欺侮啊！

平海燕：您受的那些气呀，我也赶上了个尾巴！

王仁利：你比我幸福多了，姑娘！我呀，并不比那时候街面上的任何人特别坏，可也不特别好，没作过对社会有好处的事！一想起来，我心里就发愧！

平海燕：那时候您就恨旧社会！

王仁利：同志，那时候我没有那么高的觉悟！我只能偷偷摸摸地出个坏主意，报复一下！

平海燕：您举个例子吧！

王仁利：啊——在北京沦陷时期，人人得给日本兵行礼！

有一天我故意沒行礼。日本兵好揍了我一頓。后来，我拉上一个喝醉了的日本兵，我也好好地揍了他一顿！

平海燕：大叔，您有根！

王仁利：別叫我臉上發燒了吧，同志！我有什么根哪？我沒作过什么对人有益的事！

平海燕：您現在可是挺好啊！

王仁利：現在我要是再不要強，还算个人嗎？北京一解放啊，救了我的命！

平海燕：您現在是……

王仁利：去年还蹬三輪，現在是运输工人了。

平海燕：家里的日子过得还好吧？

王仁利：很好！很好！

平海燕：家里都有什么人哪？

王仁利：(回答不上来)有……啊，有……同志，謝謝你，我行啦，赶紧去上班！(下)

李珍桂上。

平海燕：大叔，我陪您走几步吧！(同王走)

王仁利：同志，同志！你回去吧，回去吧，我真行啦！

平海燕：我跟您走几步，看看您是不是真行啦！

王仁利：好，你看！(大步走，平随下)

李珍桂：(呆呆地看着王的背影)他？他？他上这儿干嘛来啦！

莫非……

平海燕：（回来）李大媽，我問您上哪儿去？您干嗎直勾勾地发楞啊？

李珍桂：（不願意回答）啊，啊，我上車站接我的兒子天祥去！他復員了，回來住几天，然后到工厂搞生產去。

平海燕：天祥就回來？那可真好！

李珍桂：是呀！我說，剛才那个人，你認識嗎？

平海燕：不認識。他走着走着直晃悠，我把他換到樹下邊坐了一會兒。我問他家里有什么人，他好象不願意說。

李珍桂：不願意說。

平海燕：喲！我忘了告訴他，我們管替人民尋親覓友。難道他也許把家里的人丟啦？解放前那些年，天下大亂，有多少多少人家丟了亲人！

李珍桂：还不光丟了啊，我的好姑娘！卖儿卖女的事多得很呢！那个人不住在咱們這溜兒吧？

平海燕：我沒問他在哪兒住，他不象是咱們這一區的。

李珍桂：也沒問他姓什麼嗎？

平海燕：問啦，他姓王，從前是蹬三輪的，現在是运输工人。

李珍桂：噢……

平海燕：怎麼啦？李大媽！

李珍桂：沒，沒什么！我既作街道工作，就得关心別人哪！

平海燕：在您當治保委員以前，您就愛幫助別人！

李珍桂：你真會鼓勵我！好，我快走吧！

平海燕：我給您叫輛三輪吧？

李珍桂：不用！我会坐電車去，一会儿就到！嘩，再告訴你一件事，小平！我們院子的林三嫂，前些日子，不是遜厂甸把孩子丢了，叫小劉同志給找回來了嗎？

平海燕：是呀，林三嫂三十好几了，還象個孩子，喇喇忽忽的！

李珍桂：从那天起，她積極起來，進步的還真不坏哩！咱們都得給她打氣，對不对？

平海燕：對！我馬上看看她去！您快走吧，大媽！

李珍桂：我馬上走！一会儿就回來，我想准有大汽車送我們！（下）

林三嫂挑着水桶出來。

平海燕：三嫂！挑水去呀？

林三嫂：是呀，我挑，省得又麻煩你們的小劉同志啊！

平海燕：哼，恐怕小劉不見得高興！

林三嫂：他不高興，我們可全高興了呢！李大媽，我，還有全院的人都說了：咱們院子里这么多人，可是天天小劉同志來給井老奶奶挑水，說不下去！今天由我

开个头儿，我抓早去挑，挑满了缸！

平海燕：三嫂你真行！

林三嫂：好嘛，就专凭小刘同志给我找着了孩子，我也得卖卖力气！你看我多么马虎呀，净管自己看这个看那个，会把小虎儿给丢了！

平海燕：好在不会真丢了！

林三嫂：那不是因为你们真负责任吗？好家伙，别說真丢了，丢一会儿还差点把我急死呢！

平海燕：三嫂，把孩子送到托儿所去，您也出去找点工作，跃进一下，不好吗？

林三嫂：是呀，我也想过啦，在家里跃进不起来呀！

平海燕：对！得出去加入个什么组织！

林三嫂：可是呀，就怕老林不愿意！

平海燕：请李大媽劝劝他呀！大伙儿不是都愿意听李大媽的话吗？

林三嫂：对！

井奶奶出来。

平海燕：老奶奶，您好哇？好几天没看见您啦！

井奶奶：开玩笑地你这个姑娘不想着老奶奶嘛！看人家刘同志，林三嫂，真跟我的亲儿女一样！

平海燕：论岁数，我得是您的孙女，老奶奶！

井奶奶：哎！你们真叫我这老婆子心里痛快啊！八十岁

了，沒想到你們對我都这么好，叫我还想再活八十！

三嫂啊，挑半桶吧，我一个人喝不了那么多水！

林三嫂：半桶哪行呢？小刘同志待会儿一看，缸沒滿，他准得又去挑！

井奶奶：真是的，誰見過当巡捕的給老街坊挑水呢？

林三嫂：老太太，現在不叫当巡捕的，叫人民警察！

井奶奶：我知道啊！可是，五十年前的話呀說着順嘴儿！

平海燕：老奶奶，您也不光說五十年前的話，对眼前的事也挺关心的！

井奶奶：真會說話呀！你的話就好比玫瑰花兒張开了嘴兒，一股子香味兒钻到我心里去！嗯，嗯，我得告訴你：李大媽呀，剛才上車站接兒子去了。

平海燕：是呀，我剛剛碰見了她，她高高兴兴的！

井奶奶：高高兴兴的？在她出門之前，我去讓她喝我一碗剛沏好了的茶。她呀，在屋里掉眼泪呢！

林三嫂：掉眼泪？那不象李大媽呀！她是咱們这儿的积极分子，不管風里雨里，什么事都走到前面，沒皺過眉，干嗎掉眼泪呢？難道她不爱她的兒子天祥嗎？

井奶奶：三嫂，你可千万别亂說！她搬到这儿來的時候，老伴兒已經死啦，她只帶着天祥，母子倆呀寸步不离，別提多么亲熱啦！

平海燕：您沒問過李大媽，她的老伴是誰，从哪儿搬来

的？

井奶奶：問過，她只說是由城外頭搬來的，別的呀，什麼也不說！

平海燕：城外頭還有什麼亲戚嗎？

井奶奶：天祥告訴我，他還有個叔叔！

林三嫂：說也奇怪，這几年了，咱們誰也沒見過這個叔叔！

井奶奶：三嫂，我可不准你刨根問底地去問李大媽！你的嘴笨，說話沒有分寸！

平海燕：對，三嫂，老奶奶想的對！咱們都願意幫助人，可別叫人家覺得不好受！

林三嫂：哎！我就是個爆竹筒子！好，我多干些兒，少說話！可是老奶奶也愛發脾氣，不象李大媽那麼有耐心，會說服人！

井奶奶：反正我比你強點！

平海燕：老奶奶，您想，李大媽干嘛掉眼泪呢？

井奶奶：我猜呀，莫非她還另有儿女，所以一聽說天祥回來，勾起來傷心？

平海燕：嗯！您想的有點意思！老奶奶，您得下點工夫，隨機應變地問問李大媽和天祥。咱們不能袖手旁觀，看着別人掉眼泪呀！

林三嫂：哼，我就不掉眼泪。遇見難事，我哇哇地哭！

(看見劉超云來了)喲！小劉同志來了，我快跑！(跑下)

劉超云：(趕過來)老奶奶，這是怎麼回事？您叫林三嫂給挑水啦？

井奶奶：哪是我的主意呀，她自己要去！得啦，誰挑不一樣啊，反正我老婆子沾了大伙兒的光！

諸所長走來。

諸所長：井奶奶！您好啊？

井奶奶：好啊！諸所長！來，說會兒話吧！

諸所長：不啦，我有事去！小平，你回去查一查拣來的失物，有到期上交的趕緊交上去，我一会儿就回來！老奶奶，再見！(下)

平海燕：我就去，所長！老奶奶，過兩天，天長点儿，我來給您拆洗被子！

井奶奶：那就更不敢當啦！再說，李大媽已經定下了，你說晚啦，好姑娘！

劉超云：小平，你去吧，我招呼着老奶奶！

平海燕：老奶奶，再見！有什麼事只管叫我們作，我們都是您的儿女！

井奶奶：哎！哎！(望着平的後影)多麼體面的姑娘啊！從前哪，我見着穿制服的就躲到遠遠的去；現在，我看你們就越愛你們，你們簡直都象鮮花似的那麼叫人愛看！

刘超云：老奶奶，別夸奖我們了吧！我們的工作并沒都作好！我們哪，大多数都年紀輕，嘴上无毛，办事不牢！

井奶奶：你呀，小伙子，謙虛的有点过火！給我挑水的是你，給林三嫂找到孩子的也是你！那天，为救火，你还受了点伤！

刘超云：那……那都算不了什么！

井奶奶：算不了什么？你不明白呀，我們这上了年紀的人，从前遇見的淨是慘事儿！現在呀，你們叫我这黃土埋了半截的老婆子心里老热忽忽的！

林三嫂挑水回来。

林三嫂：哟！刘同志，还在这儿哪？

刘超云：专等跟你換肩儿呢，三嫂！我来！（搶水桶）

林三嫂：別搶！不把水倒在缸里，不能算我完成任务呀！

井奶奶：三嫂啊，叫他挑进去吧！要不然，你再丢了孩子，他可不管找啦！

林三嫂：老奶奶，您也学会拿我开心啦？（把水桶让給刘）

井奶奶：活到老学到老嘛！（笑）

·胡同口外有大汽車停住声，众人告别声。

林三嫂：大概是天祥回来了！真快！（迎过去）

李天祥扛着行李，同媽媽上。

林三嫂：大兄弟，天祥！回来啦？

李天祥：回来喽！你好哇？三嫂！老奶奶，您更硬朗啦！

（放下行李）

井奶奶：唉！我大概永远死不了啦！近来連伤風咳嗽都
跟我請了假喽！好孩子，你，你簡直象个小老虎嘛！

李珍桂：老奶奶，他不光是身体好啊，还学了文化，已經
是初中毕业的程度啦！

井奶奶：文武双全，橫是快作元帅了！

李天祥：我复員了，老奶奶，作不了元帅！

李珍桂：天祥过两天就下工厂，我看他作个劳动模范，倒
有把握！

刘超云：（出来，仍挑着桶）天祥！天祥同志！（伸出手去）

李天祥：（握手）超云！服务的勁儿还是这么大！（就手儿接
过水桶去）

刘超云：怎么回事？

李天祥：怎么回事？有复員軍人的地方，叫你去挑水，听
說过嗎？

井奶奶：別挑喽！誰也別去！我的肚子装不下四桶水！

刘超云：这回不是給您挑，是給林三嫂！

林三嫂：給我挑？

刘超云：啊！你只顾了老奶奶，不看看自己的缸！

林三嫂：我的缸空啦？

刘超云：大概从昨天就空了！